



沙滩上

王汶石 著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沙滩上

夏丏尊 著





东风文学小丛书

沙滩上

王汶石 著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4号

河南新乡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· 印张 $2\frac{11}{18}$ · 插页 2 · 字 36,732

1963年8月第1版·1964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7,001—55,000定价: (5)二角三分

统一书号: T10147·200

出版說明

編輯和出版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的目的，是为了及时地向广大讀者，特别是农村知識青年，推荐一批較优秀的文学作品，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。

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大部分是陝西地区作家和业余作者的近作，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报告文学和文学評論等。

《东风文学小丛书》将陸續出版。欢迎作者、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。

編輯部

目 次

沙 灘 上.....	1
夏 夜.....	56

沙 滩 上

—

一条宽宽的机耕路，从渭河滩里爬上来，经过大陈村与小陈村之间，在两行密密排列的白杨树甬道里，照直向南，伸向远远的地方。

大道两旁，是大片大片干旱的棉花、玉米和正在深犁的麦田。转到西边去的太阳，依旧晒得很起劲，连生性活泼的小杨叶，也静悄悄懒洋洋地垂挂下来。

这时刻，在大道西边一片苜蓿地里，有一个强壮的小伙子，一位受了点批评的生产大队副队长，好像故意跟太阳作对似的，脱了个光脊梁，穿个半截裤，赤着脚，光着头，在那儿割苜蓿。他那满是汗水的、被太阳烤焦了的脊背，随着两

膀的动作，閃着油黑油黑的亮光。他仿佛在跟什么人赌气，一声不响，掄一把明晃晃的大草镰（另一把别在后腰），发疯的干呀干着。他每回割到头，才展起腰干，走到地边去。那儿有一棵枝叶浓密的林檎树，树下有一只长条木凳，一块磨石，一个能盛半桶水的大瓦罐。他端起罐子来，咕嘟咕嘟灌饱一肚子水，满足地擦擦嘴唇，然后骑到条凳上磨镰刀。他磨呀磨着镰刀，凝望着被他刈出的大片空地和倒在地上的苜蓿，不禁咧开嘴笑呀微微笑着，他不时向大道上瞥一眼，仿佛想找个过路人夸耀一番似的。叫人不称心的是，从鷄叫干到日偏西，却没有人在林檎树下歇歇脚。大旱期間，人都忙啊！

忙里偷闲的人毕竟有，林檎树下终于来了个人。这个人，三十二三岁年紀，大头大耳，骨格结实，眉眼伶俐，动作灵活，却处处显出一种漠不关心和懶洋洋的样子，眉眼里，流露着一股超然的譏笑的神气。他穿一身破旧的单衣，不知在哪儿擦上了一些机油，又落上一层大道上的尘土，弄得十分骯髒。他就是七小队有名的单身汉

陈运来。他从小丧失父母，漂泊在外，二十七岁回来。此人有些散漫习气，村人厌恶他，干部也见不得他，大家把他叫做逛鬼，久而久之，他便变成个地道的逛鬼了。不久以前，他只要远远瞧见副大队长，紧溜慢躲还嫌躲不及呢，现在他却居然大拉拉地八叉开腿，在副大队长旁边的一堆苜蓿上躺下来，像观赏一头吃了鳖的狗熊一样，挤眉眨眼地瞧着他。

“啊呀呀，啊！囤儿，老弟，你呀！”运来瞧着副大队长囤儿，故作惊讶地喊道：“你呀，抢我们社员们的工分，还是怎么的？……你看看，看看呀，多狠！半天工夫割了这么一大片，足足四个人的工分，叫你一人抢走啦！啊呀呀，不含糊，你是个毒虫，干起活来真真正正的是条毒虫，没一点点说的！”

叫做囤儿的小伙子，咧开嘴巴怪笑着，沙沙沙磨着镰刀。

“这不成，我要给小队长提意见。”运来尖声说着，“你就把我叫哥也不成！你这个干法，到年根底一结账，全成你的啦，我们喝西北风么！”

永远穿着烂褲子么？啊哈！”

囤儿笑着說：“我叫你們看看，啥叫个干活儿；叫你們瞧瞧我要当起社員来是个啥样儿的社員。”

“不成，老弟，为人要有良心，要顧到你的左右鄰家才对！”运来摇摇聪明的大脑袋，眯縫起一只眼睛，一浪洶說下去：“你想得太美了，老弟。可是有我在七小队，你就办不到，我可不是那号瓷錘，我不能让人家来抢我的工分，抢我的褲子。我一定要提意見，把你調到别的队去。七队又穷又可怜，你还来吃我們的可怜了，啊？”

囤儿驕傲地嘿嘿嘿地笑了好久，忽然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脸色严厉地盯住运来；那运来正半閉着眼睛，摊开四肢，舒舒服服躺在苜蓿堆上，头下枕着囤儿的长褲和小衫子，卷得很好，不高不低。“这家伙可真会享福，真是名不虚傳。”囤儿想着。这陣儿，大概河边吹来的凉风，正撫摸着运来的全身吧，你看他像老秀才吟詩似的，摇头晃脑，悠哉游哉地反复念道：“这不成啊，好老弟，你想得太美气了，太戴了，嗯，想得太嫌

啦，嫁过头了，你呀，老弟——”

“起来！”一声炸雷从囤儿的喉头响起来。

“滚！”

正在舒服凉爽的运来，颀地从苜蓿堆上蹦起来，睁大了惊慌的眼睛，望着囤儿手里明晃晃的镰刀。当了两年队干部的小伙子，虽然从来没过谁一指头，可是逛鬼运来，却一向害怕这个翻地掏井像莽牛似的囤儿：“你拿镰刀干什么？”他颤颤索索的说，好像囤儿要向他头上动镰刀似的。

“为啥不去干活！你怎么敢逛荡到我这儿！”囤儿严厉地问。

“你，你把手里的家伙先放下，放下，你不放下，我就要喊人了。”运来摊坐在地下，一边死盯住囤儿的一双手，一边慌慌张张手脚和屁股并用着往后挪，一直挪到树脚下，蓦地反身爬起来，撒开腿就想跑。

“回来！”囤儿喊道：“跑什么？我吃不了你！”

运来慢慢站住了，却仍旧盯着囤儿的手，

說：“你把家伙擱下，擱下，你不擱下我不到你跟前去。”

囤兒又氣又好笑地罵道：“你这个鬼，倒好像我要割你的頭，開你的膛似的。你不知道我一直是在磨鍊嗎？”不過，他想起剛才自己過於严厉，過於聲粗，很是懊悔，便放低嗓門，和顏悅色地說：“我是問你，你为啥沒出工，到處游蕩！……來來來，坐下來，渴了的話，罐子里有水。……衣服包包里有烟。”

運來放了心，恢復了舊態，又大拉拉地就苜蓿堆坐下來；不過，他这回沒躺下，又稍微坐得遠一些；他覺得囤兒口氣軟了，于是他的態度倒反而硬了。

“你不能像剛才那樣對待我。”他振振有詞地說：“咱這新社會可不興這個，你是幹部，對社員群眾應該和藹，見人不笑不說話才對；可是你，哼！……何況你又剛剛挨了批評，作了檢討。”

囤兒克制着自己，笑着問：“媽的！批評檢討又怎麼樣呢？”

“怎么样，哼！”运来越說越得意，“照我說，你呀，不徹底！对了，不徹底，就像你剛才对我那个架势——”

囤儿又气又好笑地說：“鬼哟！我磨我的鎌，难道跟你这个貴人說話，我还得把工作丢下不成。我可不願意向你这个懶鬼学！”

“看看看，你叫我懶鬼。”运来一边抖搂囤儿的衫子，翻出烟包来，点上烟，一边强硬地說：“社員叫我逛鬼，你也跟着叫我懶鬼，好嘛！說你不徹底，你还不服。……我早就說过，这回批評干部，重头儿让陈大年扛上了，你只挨了个边边，这可不公；照我心里想，應該把重头給你攔上，……叫你檢討个不得过关才对。哼，便宜了你！……你还这样对待我，叫我懶鬼，行！”他說着揚起下巴，向空中噴出一股烟，斜起眼睛，嘲弄地也視着囤儿。

“好吧，算你不是懶鬼，”囤儿說，“只要你能回明我的話，給你摘帽子。”

运来冷笑着說：“啊！哈哈，你怯了，想給我卸帽子了？不行，沒那么容易，想戴就戴，想

卸就卸，全都由了你？”

“噢嗨！这还把天大的乱子捅下啦？”囤儿反問道：“我問你，为啥不干活，在这儿閑蕩！”

运来大模大样地揚着下巴，冷冷地說：“这嘛？去問小队长，让他給你說。你問不着我了。你和我中間还隔着一层呢！”

囤儿可真被这懶东西激怒了。“什么？嗯？再說一遍！”

运来警惕地动了一下身子，瞅住囤儿，斗着胆子說：“我說囤儿呀，你問不着我！这是小队长的事，权力在他手上。听明白我的意思么？”

囤儿懂了运来的意思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冷笑着說：“唉，好嘛好嘛好嘛！那怕你一年四季，睡十二个月大头觉呢，与我啥相干！凭我这二十四岁的小伙子，啥不能干！你們瞪起眼珠子瞧着吧，瞧着吧！”

他霍地从木凳上站起来，半牢骚半嘲笑地說：“老哥，好好躺着吧，要是这儿蔭凉移过去了，你就朝东边挪挪，可別把你老哥晒着了。歇够了，再上別处去逛逛。”

运来笑道：“啊哈！兄弟，你熊了啊！你头上那顶热火朝天的帽子飞了，你那些大战呀，改变呀，哪儿去了？你有什么心事呢？嗯哼！”

囤儿矜持地笑着，紧紧腰带，望望西偏的太阳，说：“心事？心事就是干活！白天干活，晚上抱着老婆睡，假日嘛，腰里别上人民币去看戏……”他说着，迈开脚步朝田里走去。这当儿，从南边开来一辆拖拉机，滚滚黄尘从白杨甬道里升起，黄尘越来越近，一忽儿，突突突的马达声忽然在近处停止，一部火红的大型拖拉机，在林檎树旁边的大道上停下来。

二

拖拉机上有人喊囤儿。囤儿站在苜蓿丛中，两手插在腰间，朝驾驶台上一看，不禁为难起来，他把脸儿转向一边，老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：“你倒底学会了，能把这个家伙驾住！”

坐在驾驶台上，手扶着方向盘的，是一个比囤儿大两岁的小伙子，他生得比囤儿还要强壮魁伟得多，宽肩阔背，车杠一般的胳膊，方脸盘，

粗脖項；他的皮膚顏色又黑又亮，后脖頸像鋼炮筒似的閃着藍崢嶸的光輝；他有一雙總是在探究的大眼睛，聰明，執拗而沉着；他的一舉一動，都表現出一副朝氣勃勃，沉穩有力的模樣。他就是逛鬼運來剛才說過的、在遭受批評中扛着重頭的大隊長陳大年。這是一個志向遠大，精神充沛的年輕人，在學校的時候，他就是優等生，又是運動場上出色的選手；自從離開學校，他便和囤兒把一股新鮮的熱風，帶給他的家鄉。在他身邊的，是拖拉機手呂秀梅，這幾天她一直在陳家生產隊耕地，現在要到李家灣生產隊去了。她一只手把扶着一個用布衫包着什麼東西的包袱。陳大年對秀梅說：“你不是說要讓發動機散散熱么？這兒正好。咱們也可歇歇。囤兒這家伙一定有煙有水。”說着兩人向林檎樹下走來。

運來聽大年說要吸煙，急忙抖擻囤兒的布衫子，把煙包翻出來，遞給大年。大年接住煙包說：“嗨！這神，今天倒要你破費了。”

運來大大方方地說：“一袋煙，小意思！”

大年瞥了煙包一眼，笑道：“恐怕又是借旁

人的嫁妝，起發自家的姑娘吧？”

運來說：“唉，大隊長，你可把我看了個驚哪！”

秀梅搭訕着說：“他可把你看了個准哩，你一天淨干了些啥，他比你還知道得清楚！”

“越來越神了！”運來忽然忸怩起來，他怕秀梅譏笑他，他又想躲開陳大年。大年從來待人平和，不像囤兒，可是不知為啥，他的心坎深处不怕囤兒，却畏懼大年。他習慣了別人對他吼叫，却受不了大年的冷靜和探問的目光；一年多來，大年多次要和他談談心，他都找借口躲掉了。這陣兒，他又打算溜走。

“別走，”大年說。他看也沒看運來，“你放心，我一句話也不盤你！”

運來急忙辯道：“那里話，我忙得很！”

“算了吧！”大年說，“你閑蕩了一天了，這陣兒，日頭爺都要下班啦，你倒有什麼忙的？”

秀梅盯着運來，打趣地說：“哈！運來這同志還會臉紅哪，稀罕！”

大年也抬起頭來，故作惊奇地，笑着問道：